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卷之六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

或曰余嘗讀佛氏書未嘗不疑之然未敢遽以爲欺妄者以言心言性其教或有在耳今充類至盡所爲空無究不能空無而立教詭秘付囑隱密意旨其道本無所有徒以煽惑人心有王者作人其人火其書取其教而廢之而後可耶余曰昔夫子有言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夫人至索隱行怪天下之人知其背於大道而不爲者也其無述焉必矣而

反覆其有述必其有可述而述之也夫可述而述之者隱也怪也此其視魯之聞人齊之華士在四殺之律者相去不遠矣孔子聖人也非若世之惑其說而述之之人也苟非可爲而弗爲聖人亦何必言吾弗（人人讀書一經指點便成新義）爲之吾由其言推之此其言諸子百家不足以當之惟老氏庶足當之惟佛氏尤足當之孔子生春秋時不知有佛然其言一若爲佛氏而發知天下必有索是至隱之理必有行是至怪之事必有是相率而述之之人蓋佛氏之言空無也非謂其不空不無言空

無而非之也其所能空無者亦惟人生一切人我色相而空無之耳此人我色相人生大欲之所存放辟邪侈之所由起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所不能空之無之而彼獨能空之無之亦自以爲至難矣至其心性之所有彼本不能空之無之者也然心則有眞有妄旋起旋滅者也眞則起滅猶可妄則起滅不可

（不獨爲二氏指迷吾儒宗旨亦不出此）

矣此其所爲心無其心者非爲眞而無之爲妄而無之然非并其眞而無之不能無也性則無妄有眞動靜如一者也心眞性亦眞可靜而可動者也心妄則

性即不與俱妄可靜而不可動矣此其所爲性無其
性者非爲眞而無之亦爲妄而無之然非并其眞而
無之不能無也故其心與性必至眞妄俱無而後始
言有其心與性夫眞妄俱無是無心無性矣而彼自
謂有亦有其無而已非有其有也借日有之亦有其
頑冥不靈之物而已矣夫以不頑不冥至靈之心性
反令其頑冥不靈而不顧者亦爲此人我色相在吾
心性中不能無起滅動靜而空之無之非吾心吾性
之本空本無而空之無之也然而心之與性有起滅

動靜○吾猶可得而主之而制之者也○吾能起而不起○則不滅而滅矣○吾能不靜而常靜則動而不動矣○若夫知覺在吾性中此固吾儒所爲不覩而戒不聞而恐懼所爲常惺惺者也可以不起而不能滅者也可以常靜而不能無動者也其在吾心性中滅時亦若起靜時亦若動者也無論佛氏不能并此而空之無之佛氏即并此而空之無之以反於本無知覺之先而證其果佛氏之道亦自謂死而不生不生而長死之道而已矣此佛氏之徒必稱佛氏滅度後居寂滅之

（吾儒戒慎恐懼根本）

天行不寂不滅之事幾於充塞幽明彌漫沙界其說之爲欺爲妄有何足論縱使其人死而猶生其道滅（與言至此甚于痛哭而肆人）（猶不悟吾未知何）而猶存有不由知覺之不能空無卽心性之不能空無而一切有爲不能作夢幻泡影觀者本如是者耶以故終日言天而不知天之爲天終日言人而不知人之爲人不知天之爲天又安知命之爲命不知人之爲人又安知性之爲性惜乎不得大聖人一指示之以其淨修之苦行求吾性覺之本然使知本無隱之可索無怪之可行雖世世有述而聖人必弗爲者

乃不足爲者也

此巳并存無之界是其安身立命處即爲身不安命不立之處自非本聖賢至道指點之必不能令其俛首至地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一

或曰昔象山與王順伯論佛謂與吾儒所見略同止義利公私不同耳紫陽以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其源頭便不同非之愚謂吾儒之道有無虛實莫不該之豈充類至義之盡止歸實有別無所爲虛之無之者乎余曰吾儒之道通天人死生鬼神而爲道一事一理其爲實有者無不知爲實有豈一事一理其爲虛無者有不知爲虛無者耶惟知虛無之爲實有而後虛無者乃得而虛無之非徒以虛無爲虛

無也惟知實有之爲虛無而後實有者乃得而實有之非徒以實有爲實有也所謂知虛無之爲實有而後虛無者乃得而虛無之何也人之有是形氣人之實有也而修短不齊非實有而虛無者乎人之有是（惟實○虛無實有四○字連一讀救字字俱有着落不○露後容中）倫物人之實有也而聚散不常非實有而虛無者乎人之有是心是性人之實有也生得而存養之死不得而存養之非實有而虛無者乎人之有是富貴勳名人之實有也生得而吾有之死不得而吾有之非實有而虛無者乎此非佛氏虛無吾不以爲虛無者

也使天之生我止有此實有之事與我更無盡其實
有之理與我雖佛氏舉而虛無之吾亦何必不舉而
虛無之哉惟天有是事與我即有是盡其實有之理
與我吾能以理盡吾之事則一事一理皆不虛不無
至實至有之事理吾不得以爲虛無而以爲實有自
然之理也使吾有是實有之理吾反欲從而虛之無
之無論其不可虛之無之且不能虛之無之是徒見
吾之所爲虛無者與爲虛無不見吾之所爲實有而
非虛無者亦與爲虛無其與人道背而不可以爲道

即與天道背而不可以爲道矣○此以虛無爲虛無者不能爲虛無○惟以虛無爲實有者○能於吾實有盡之○即于吾虛無無不盡之矣○所謂知實有之爲虛無而後實有者乃得而實有之何也人之形氣修短不齊○人之所爲虛無也○大舜永年無忝其生○顏子蚤夭無愧其死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倫物聚散何常○人之所爲虛無也○人有無其親而事之者矣○有其親而事之○幸而爲舜爲文可也○不幸而爲申生孝已亦可也○人有無其君而事之

者矣○有其君而事之○幸而爲臯爲夔可也○不幸而爲龍逢比干亦可也○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心性○生得而存養之○死不得而存養之○人之所爲虛無也○戒懼愼獨○以全其所受於生○曳杖逍遙○以歸其所賦於死○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富貴勳名○生得而吾有之○死不得而吾有之○人之所爲虛無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禹之功能○不爭不伐○舜有天下○不有不與○知所爲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爲實有者盡之矣○

此非吾儒實有佛氏不以爲實有者也使天之生我有是實有卽虛無之事與我更無有是盡實有卽盡其虛無之理與我雖佛氏舍實有而虛無之吾亦何必止言實有哉惟天有是盡其事卽盡其理之道在我我卽有是盡其實有卽盡其虛無之道在我則一事一理吾能知其虛無而必盡之始能踐其實有而無不盡之自然之理也使吾知有虛無之事理吾究不能從而實之有之無論其不能不實之有之且不可不實之有之是徒見吾心所爲實之有之者止於

實有者。實之有之。不見吾之所爲實之有之者。已於虛無者。無不實之有之。亦與人道背。而不可以爲人道。卽與天道背。而不可以爲天道矣。此以見實有爲實有者。未能有其實有。惟以見虛無爲實有者。能于吾虛無有之乃能于吾實有無不有之矣今佛氏所爲虛無者不過一切色相肅衆人所不能虛無者彼欲虛之無之耳至言心言性言知言覺雖欲一切虛之無之必不能虛之無之是其虛無非眞虛無其寂滅非眞寂滅而後知此性覺者乃天人性命之本源

也乃人倫天德盡人盡物之本源也佛氏生而爲教無一非背人倫棄天德忘人物之事及其死而爲說無一非盡人倫合天德成人成物之事無論其說不足信假使就其說而詰之此非其性覺爲之耶非其性覺爲之耶是必生不能爲惟死乃能爲之生而以虛無爲實有不能爲之死而以虛無爲虛無乃能爲之耶然則吾聖人生而踐形色盡人倫達天德成巳成物贊天地通幽明死生鬼神莫不本吾實有以推致於虛無化行于百年道存於萬世是止于實有盡

之○者○歟○抑○并○其○虛○無○而○無○不○盡○者○歟○乃象山論佛不、以、有、無、虛、實、明、其、與、吾、儒、不、同、而、以、義、利、公、私、明、其、與、吾、儒、不、同、紫陽不、卽、以、義、利、公、私、折、其、與、吾、儒、不、同、而、止、以、有、無、虛、實、折、其、與、吾、儒、不、同、雖能別二氏之非、亦、各、以、所、見、而、非、之、者、也、夫○道○至○有○無○虛○實○之○（備○三○子○不○及○聞○之○）不同則義利公私不足○言○矣○何者有無虛實○顯而大者也○義利公私○微而曲者也○象山不從此論○止從彼論之○象○山○能○識○佛○氏○入○道○之○根○源○乃○有○此○義○利○公○私○之○說○耳○夫○道○至○義○利○公○私○之○不○同○則○有○無○虛○實○又○不○

足言矣何者、義利公私道之反而非道者也有無虛實道之蔽而非道者也紫陽不從此折之止從彼折之紫陽止識吾儒入道之根源乃有此有無虛實之說耳二子之論各自言其所見不能通彼我以爲見其爲異爲同自是如此佛氏言虛言無又加以私利之心其與吾儒直如水火矣而猶以畧同言之象山從性之知覺入道者也止知其言性覺有同耳不知

直入于[illegible][illegible]見之色聲以其無[illegible]可[illegible]也

自私自利幷其性覺亦自私自利之性覺矣於性覺何有哉吾儒之言實言有莫非公義之心其與佛氏

之道判如黑白矣而猶以源頭言之紫陽從性之眞實入道者也止知其言虛無有殊耳不知自私自利并其虛無亦自私自利之虛無於虛無亦何有哉合二子而論之佛氏之爲佛氏有不曉然而其喻者乎

或曰紫陽之論有無虛實懸殊得而知之矣敢問象山言義利公私之不同吾子謂其議佛氏入道之根源何也余曰聖人之道天地萬物死生鬼神無不有之無不盡之者也佛氏之道其所見止於死生一端耳彼以人生百年有如瞬息求其常存不得不慮無

一切獨存此性覺於空虛寂滅中亦謂生不能常存惟死能常存焉耳夫人之性覺無知愚賢不肖而有之者也其生也不以知愚賢不肖而無不為人其死也不以知愚賢不肖而無不為鬼者也故聖人教人盡其性覺而為人不必更求其性覺而為鬼佛氏必舍其性覺於為人止求其性覺於為鬼徒以人不能（步義無不透析而出）常存而為鬼我能常存而為鬼公乎私乎義乎利乎且聖人之生死知生而不必知死者也佛氏必求知死者惟求其死而能自主耳夫性覺存而能主於生

自能主於死○而佛氏必求死而自主者○亦徒謂吾黃面瞿曇生而爲此人死而爲此鬼○生吾知之死吾不知之吾有所不能已也生吾知之○死吾知之○不能使〔能○今佛氏古佛西不○下〕天下人知之吾亦有所不能已也堯舜百有餘歲而死○孔子七十三而死○生乎何嘗空一切所有○而存其神○其道常存於天下○一如堯舜孔子之常存○佛氏必空一切所有自謂長存一已之神公乎私乎義乎利乎則又曰吾之存吾神○恐吾生而爲佛死而不復爲佛死而即復爲佛○恐再生而不復爲佛耳○夫佛於天

地間亦一人耳堯舜孔子生而爲堯舜孔子死而爲堯舜孔子堯舜孔子堯舜孔子不問也生而爲堯舜孔子死而不爲堯舜孔子堯舜孔子不問也佛氏必使吾死而

要人二層妙妙

不復生此吾一人也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此吾一人也公乎私乎義乎利乎則又曰吾懼吾道之不能常存也吾以常存吾一人者常存吾道而巳矣夫堯舜孔子之道其在上也化及萬方其在下也教被四海其人存其道存其人亡其道熄堯舜孔子豈不知之堯舜孔子千古作君作師之人也以天不使吾道絕

於天下天必生如堯舜孔子之人以常存之即不必生如堯舜孔子其人亦足以常存之即并不必有其

古今至理直洩無餘

人而吾道自常存於天下佛氏以非存吾一巳之神必不能存吾一巳之道使一世二世十世百世無不由吾黃面瞿曇出世教人而後可公乎私乎義乎利乎至其他科教經懺誇誕無稽其爲利而非義私而非公抑又不足言矣此余所謂象山能識佛氏入道之根源在公私義利之不同使自私自利而可爲道即欺人妄人而亦可爲道矣紫陽舍此不一窮詰之

而止以有無虛實其源頭顯然與吾道殊者折之吾所謂紫陽止譏聖人入道之根源者此也

闢佛而有是有非不能服佛氏者非非佛氏不能闢也我是非之人不能信我之是非之也非人不能信我之是非我是非佛氏而不能自信其是者果是非者果非又安望人之信我況望佛氏之服我乎桂山不求人信不求佛服惟求自信卽以信聖人者自信而已有無虛實義利公私剖析至此佛氏可以卷舌聖人必從吾言何況其他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二

或曰紫陽氣質之性是從夫子性相近習相遠上知下愚不移未爲無本吾子非之其故可得而聞歟余曰此夫子言人非言性也言人之習而及性非言人之性而及習也張程止截上句言性與巳言氣質之性若有合焉遂引爲夫子言性亦有不相近之說耳如止此一言諸儒謂夫子言性余獨謂夫子非言性而言人雖百口不能爭之矣從古聖人作君作師以率天下之人一日性天之事也一日教人之事也性

則曰存曰養若無事者也致則曰學曰反必有事者也必學之反之之功至而後存之養之之事成聖人致人窮理盡性人已交治去不善而就善之道盡于此二者而已至習之爲言與學反相近而不相近者也學之反之以去惡從善而言習則兼善惡而言以其人生平所自爲而言之亦兼風土俗尚而言之也如里之有仁鄉之有互南方之柔弱北方之剛勁或知其善而不爲或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一人然人人然少而然至老而然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者是也惟善與不善未有不本其人生平所自爲而

漢疏、未、解、皆、如、此、精、析、到、底、那、得、由、有、疑、義、

成之故略其風土而專以其所自爲而論之也以故習于善也難而常少習于不善也易而常多雖秉而言之而此則又若偏于不善而言之所謂習與性成者是也然又非從其所習之始即以善惡爲一成不變而論定之必俟所習已成終于不變而始論定之也由其始而爲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始得稱之日此習爲善之人始爲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始得稱之日此習爲不善之人故以無良之人加氣

習之染自少至老耳濡目剽無非怙惡蔑終之事人乃得而責之曰均是人也何至善惡之分途截然與人如是其相遠哉豈天生是兩種人其性之殊絕一至此乎不知乃其人之習爲之非其人之性爲之也若性則未有不相近者也乃追而論之之詞也近之爲言因遠而言之也相之爲言因人之一遠一近比

精析至此從無數服

而言之也是論習而及性非論性而及習也今以夫子言近必有不近者存是不以性與習相遠之人言遠近而止以性與性相近之人言遠近矣苟必舍相

遠之人不論而必取相近之人而求其不近者論之是性之不能無差等可知矣湯武之性必不及堯舜之性。中才之性必不及湯武之性。下愚之性必不及中才之性。性之不能不分上下。而爲本善之性。即不能不分上下而爲本惡之性矣。使夫子言性肯如是而言性則維皇降衷蒸民物則夫子不本而言性矣一陰一陽繼善成性子思孟子必不本而言性矣天命謂性性無不善漢唐宋元明諸儒必不本而言性矣而後世曲學陋儒言善言惡紛紛言性皆得託聖

人相近一言亦何不可之有哉今張程止知性有不近乃氣質爲之使人知氣質之不相近性亦有不相近者耳然則千古聖賢之言性既明言性千古聖賢之言氣質又明言氣質而千古聖賢之論性不論氣質論氣質不論性以氣質本有善有惡可言與性本有善無惡可言如合一轍又何嘗以氣質善惡加以性而論其善惡者哉乃必以夫子言氣質之不近即性之不近爲說既增氣質于性中又牽性于氣質中必如是而言性吾亦安能復起聖人而折衷之惟即

張程言氣質之性本夫子相近一言而言者言之性者人之相近者也氣質者人之不相近者也以上知之性而稟上知之氣質其爲善不必言矣苟上知之性而稟下愚之氣質不能爲善如上知或且爲不善如下愚是其爲不善原在氣質而不在性以下愚之性而稟下愚之氣質其爲不善不必言矣苟下愚之性而稟上知之氣質不惟不爲不善如下愚或且爲善如上知是其爲善亦原在氣質而不在性而性之本無近不近自在也與氣質何與焉如謂人氣質善

者性亦善氣質惡者性亦惡是天下有善有惡之人皆其人有善有惡之氣質爲之卽其人有善有惡之性爲之卽其人受之於天有善有惡之天命爲之是天下有善有惡之人無一不本於天命之有善有惡爲之雖其人爲之實天爲之也從古帝王必以法制强惡人而爲不惡之人從古聖賢必以教育勸不善（從來言性劉本窮源推子要超出源本一頭地所）人而爲善人勢必至帝王無以爲治亦相率而爲老（以卸脫聖賢言性一升說）氏之治聖賢無以爲教亦相率而爲佛氏之教矣奈何必推不相近之氣質入相近之性中使天下爲善

爲不善之人既得自寬于氣質之不相近又得自寬于性之不相近而樂其有是言是張程欲爲聖人解性不相近之是適足以誣聖人性不相近之非而已矣乃諸儒求夫子性相近之說而不得必從張程之說說之吾不知其所疑於相近是以其性之善與善者疑相近耶譬如善信美大聖神善雖不同而同爲善即無不可同爲善之人矣乃其中或有習而爲不善是其人習之過非性之罪也聖人又何必以其人之性自有此善之大小上下不同爲此不相近之說

爲習爲不善人解耶如以善與惡同出於性止以同出爲相近耶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止可言相遠不可以相近言者也而亦以相近言之其習爲善者固賢知之性生爲之習爲不善者亦愚不肖之性生爲之矣聖人止教人以慎所習人猶自諉於無才況追叙予極深極智其貿極願極不僑者習而不察論其性之本不相近而徒以慎習教之有不人人自諉而自棄者亦罕矣使聖人欲兼善惡言性亦如小儒善惡混以性論性可也何乃論人所習之相遠更指一本不相近之性以示之警之耶勸之耶卽紫陽

解性之善惡謂其初本不相遠如是至習之久而如是以明性本相近之說然而人性善者其人初爲善維日孳孳終成其爲吉人不必言矣若夫性之惡者其人初爲不善亦維日孳孳而終成其爲凶人去性初之惡不啻什伯千萬矣帝王之刑法天地鬼神之誅責尚不足以轉移之乃徒追而論之謂爾性初之惡不如是之甚也不足以警之更足以勸之有必然者矣論語二十篇聖人言性止此一言如聖人止以性論性以性爲善自言性善以性爲有善有不善自

言有善有不善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自言無善無不善聖人言性以教及門而垂訓萬世者也今相近之說無善惡之說而若有善惡之說後人遂以善惡入之無氣質之說而若有氣質之說後人遂以氣質入之若無習相遠一語爲上文性相近申論而剖析之（可爲三嘆）不幾以聖人言性乃模稜之詞鶻突之旨使天下紛紛論性各憑一說以立言而性之裂於天下不已久乎惟言遠言近聖人亦言人之遠近言性言習聖人亦言人之性人之習言性之相近習之相遠聖人亦

言此人之性與彼人之性相近此人之習與彼人之習相遠以一為不善之人與一為善之人本不相遠之人由其習之成而比論之其人之相遠可不謂至相遠者乎以一為善之人與一為不善之人至不相近之人原其性之始而比論之其人之相近可不謂不相近者乎此雖以堯舜之聖與桀紂之狂從其聖狂之已成而以性以習比而論之亦不過就其相遠相近如是而比論之已耳況天下同類之人乎聖人如是論習猶恐人之不慎所習至其習惡已成而無

可如何又從而申之曰人苟不至習之已成皆可移而善不可移而不善乃人之不移一善一惡必至相遠如是者惟上知與下愚其人乎一則習為善必不可移而不善一則習為不善必不可移而為善其相遠如是吾未知之何也已矣此即承上習善習惡之人言之更不復言性而必曰氣質之性中又有此二種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何也苟如是是此二種人真性生而有然者矣是真少而如是長而如是雖至老而亦如是其不移者矣嗟乎聖人望天下人

之去不善而就善爲此言者亦謂天下不思不勉生知安行之聖人能有幾耳其他學知困知利行勉行莫不有能移之才即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未嘗以其無才不能移而棄之也若羊食我其人生而即知其氣質如是然移之而有以移之豈無其人移之而終不可移亦豈無其人而必以不可移言者何爲也哉且天下始而習爲不善其繼移而爲善如太甲之自艾又或始而爲善其繼移而爲不善如齊桓之鮮終故人雖上知苟非終其身不爲不善人雖下愚苟非

終其身必不爲善聖人終不以不移限其爲人使必以聖人言習之不移是爲生而上知生而下愚立說爲惟此兩種人自少至老必不能移之人亦必俟終其身不移而後言之可也如徒以生而后稷卽知其性之善卽以不移限之生而羊食卽知其性之不善卽以不移限之此張程二子從氣質之性所定之人而聖人止論天命之性之人從未有舉此兩種人而限之定之者也上知如堯舜其維危維微如此而皐益諸臣猶以儆戒兢業進之未嘗一日不懼其移也

況下此者乎下愚如桀紂其爲暴爲虐如此而湯文服事龍比進言日以悛心改過望之未嘗一日忘其一移也況不至此者乎使夫子見一上知之人不俟終於不移而曰此必不移於惡者也見一下愚之人不俟終於不移而曰此必不移于善者也天下之上知多矣終其身不必皆不移於不善之人天下之下

（痛快○至此雖尺許珊瑚擊而碎之亦所○不惜）

愚多矣終其身不必皆不移于爲善之人聖人未揣其末先齊其始以限天下之人以定天下人之性此可謂之聖人之言乎不可謂之聖人之言乎○或曰然

則夫子有是不移之說矣吾子必有意義存焉者安在乎余曰使必以氣質善惡言性又從善惡中特揭此兩種人以明性之本有善惡則是夫子之言不徒大謬於聖道且大謬於天道矣吾知聖人必不如是而立言也其言上知下愚亦言習也非言性也上言性近者以明習之遠也此言習之遠者由可移而不移因言習之不移者以補上言相遠之不移必如此石亦應爲點首兩種人始可言不移其餘皆無不可移之人何至必令其習之相遠一至此極也子以上知之人其習於

善也必自少至老不移于不善而言不移者耶上知如顏子夫子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三月不違可爲純乎仁矣三月之後猶不能無不善惟其未嘗不知未嘗復行則雖移而不移者自若也如是而能不移三月之後可以三年可以三十年可以終其身保其不移矣夫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取易之不遠復無祇悔當之夫子之所爲惟上知不移者此類是也予以下愚之人其習于不善也自少至老必不移于善爲不移者耶下愚如盜賊此

從來講堂語錄諸書能有發揮及茲文

必不可移者矣然如奪姜肱衣被而不取遇朱暉諸母而舍之未嘗無可移者存焉惟世有復惡已甚如高伯怙惡不悛如晉靈巽語之言說而不繹法語之言從而不改頻復頻失一暴十寒此其人吾知其爲善之無成而積惡之自斃亦何必俟終其身而始決之聖人未嘗不爲之咨嗟痛惜爲吾未如何雖欲不謂之下愚不可得矣不謂之不移不可得矣聖人所爲惟下愚不移者此類是也且子以天下爲惡之人皆生而下愚之人爲善之人皆生而上知之人乎桀

紂之智拒諫如流盜跖之口佞非自喜充其性生之
才爲上知而有餘者也至如申生之孝尾生之信鮑
言理不屑匪儒遠必多渉溺非通儒窮理不能
焦申屠狄之疾世殺身比諸飾行盜名之徒眞天性
至愚至戇不聽不慧之已極者也一則雖諛以上知
而必不移于善一則雖詆以下愚而必不肯移于不
善以此論之天下之人可以上知下愚分善惡而謂
其一本於天性然歟否歟子今而後可以知夫子之
言不移是言習而非言性矣可以知上知之人不必
不移而終於不移斯眞不移于不善者也知莫知于

此上莫上于此矣下愚之人不必不移而終于不移
斯眞不移于爲善者也愚莫愚於此下莫下于此矣
而奈何必以此兩種人爲性生而以善不善之不移

令人頤解

歸之彼中才之人可移而善可移而惡者是亦一性
也昌黎所謂性有三品者非耶而諸儒又從而非之
者何也

桂山常言凡明天下之理道求之聖人所已言而
不得求之聖人所不言而得之求之聖人所不言
而不得仍求之聖人既以言之而何以又有所不
言自有以得之此眞能窮理之妙訣世儒知之者
罕矣讀此篇百遍而不厭能無三復其言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三

或曰聖賢言性孟子爲多然旣以孟子性善爲言性
之原本又謂其難指言但從所發之才與情言之致
使後儒參差其說蘇子由且謂孟子性善是學子思
而漸失之何耶余曰自古聖賢言性從未有如孟子
之言性至精至切通乎天人之原本而言之者也雖
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堂而論之所謂聖人
復起不易吾言者孟子豈欺我哉蓋言性至天之命
而性之原本已盡矣使必于天之外求之自必以如

二氏之言無而言性者言性矣人之有性原本于天

文情迂迴曲折其意義則直遂劲發千古奇文

天者吾仰而可見者也命者吾求而可知者也而二氏必從天之上不可見不可知言之亦謂其必有是理而推論之也有是理而推論之而彼與我無二道無二天也吾何必止言吾可見可知之天而不言彼不見不知之天惟吾以可見可知而爲有彼以不見不知而爲無吾安能舍吾可見可知之天而言彼不見不知之天此必然之理也况吾以可見可知之天爲有即以不見不知之天亦爲有吾之所有吾之有

也彼之所無亦吾之有也吾雖兼彼而言之可也性彼以不見不知之天爲無彼以吾可見可知之天爲非無彼之所無彼之無也吾之所有又彼之所無也彼雖欲兼吾而言之必不可也此其說余非以彼之言性亦必有之理而取以爲言也子以孟子言性猶未精一似二氏爲尤精故取而復論之以明孟子言性之原本含此無可復言而已至孟子言性之發見直指性之情與才而性之發見已盡矣使必于性之外求之自必如張程以氣質言性即以氣質言情與

才一性而二之矣人之有情與才而發見于性性者吾性之靜存而可知者也情與才吾性之動發而可識者也張程以氣質言性即以氣質言情言才此從性之外取其所自爲知而言知自爲識而言識者也張程必欲取而言之亦謂其必有是理而推論之也有是理而推論之吾與彼無二情無二才即無二性也吾何必止言吾所知所識天命之性而不言彼所知所識氣質之性惟吾以所知所識有善無不善之性而言情言才彼以所知所識有善有不善之氣質

而言情言才吾安能舍吾所知所識之天命而言彼所知所識之氣質此必然之理也兄吾以所知所識之性爲情與才卽發見于彼所知所識之氣質亦爲情與才吾性所發見之情此情此才也彼氣質所發見之情亦此情此才也吾雖兼性與氣質而言之可也惟彼以所知所識之氣質非發見于吾所知所識之性而爲情爲才彼性所發見之情與才有善有不善之情與才也吾性所發見之情與才有善無不善之情與才也彼雖欲兼吾而言之不可得也此其說

非謂彼言性言情與才有從同之理而取以爲言也子以孟子言情與才猶未切一似張程爲尤切以明孟子言性之發見舍此無復可言而已蓋從古聖賢言性不恆言者也無所庸其恆言也不深言者也無所庸其深言也性之理發于情而統具于心非盡其心者不足知其性也今之人孰不能言性不可謂之知者以不能盡其心也盡其心則性不求知而自知之矣卽一仁之必盡存其仁不仁之必盡去其不仁而知之也故知其性則天不求知而自知之矣命不

求知而自知之矣人學聖人之所學修君子之所修操得舍失存誠閑邪已立已達以廣仁不欲勿施以行恕終其身求其身之無疚心之無間如不及者此眞盡其情與才而能窮理盡性至命斯爲聞道之人孔孟之門其人亦未易枚舉而稱之矣奈何曲學小儒不能學聖人之所學且不能明聖人之所爲教而曰聖人教我不過人人所知如所爲文行忠信者而已至性與天道聖不恆言雖子貢尚不可得聞喟然而歎曰吾不得比于朝聞夕死之人曾不如釋氏一

語、參、提、一、朝、省、悟、之、為、快、也、不、亦、大、可、哀、也、哉、自古
聖人門教人以盡心知性之實事而學者自憚于存
心養性之實功告子荀卿之徒將性命之本原術氣
質之美惡始分善不善言性執一端指一事引喻粗
鄙立說支離顓愚之輩鄙陋之夫從而師之習之既
無古聖人作君作師以正其統二氏之教充塞仁義
流傳而莫能止從事聖門之徒喜其推論之虛無指
歸之幽渺反疑聖人於彼氏言說秘而不發一、似、不、
能、深、言、而、彼、能、深、言、者、然、又以天下之人原有此善

惡之人○原有此善惡之事○原有此善惡之氣質○原有此善惡之性命○而古之聖賢必以善之一字歸性而言之○豈性爲天所賦之性而氣質非天所賦之氣質乎○其所爲之善惡○非本性與氣質所爲之善惡乎○勢必至言性爲有惡而不惜○言性爲有善有惡而不惜○言性爲有二性而亦不惜○又求其說而不能盡得也○不得不言性爲無善無惡而亦有所不惜矣○嗚呼○此可謂深言性乎○此可謂聖人不深言性而後能深言者乎○嗟乎○古今聖賢言性猶有過于孟子言性之精切

百家言性隱○怪都陋和盤○托出

如此者乎孔子以仁義禮智四德言性當唐虞三代性道大明之後天下無知愚賢不肖止有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之人從未有如告子荀卿楊朱墨翟自立一說以亂性者雖齊之華士不過以不臣不友亂君臣之大倫而太公誅之魯之聞人不過以言行巧僞如莠之亂苗而孔子誅之故莫不以性之有是天德人倫孳孳焉求盡其道而不能也至戰國將孔子之道幾息矣老莊之徒又以絕聖棄智毀廢仁義猖狂縱恣其說而性有善惡諸說從

是而與孟子于時去孔子纔百有餘歲已若別一世界矣使僅以孔子教及門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以教天下而天下知愚賢不肖之人方且疑性有善惡道（論世隻眼從古無之）無仁義安望其盡能知之如曰仁人性也天下之爲仁者有不知其爲仁而爲之者乎而天下之爲不仁者有不知其爲不仁而爲之者乎知其爲仁而爲之者曰性也知其爲不仁而爲之者亦曰性也如曰義人性也天下之爲義者有不知其爲義而爲之乎而天下之爲不義者有不知爲不義而爲之者乎知其

爲義而爲之者曰性也知其爲不義而爲之者亦曰性也此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紛紛而起也孟子不得已知以仁義言性猶未足而以性所發之情與才言之如言赤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言簞食豆羹得生失死之心又以乍見言其黄象山諸儒到兩淚下讀此自應啼哭猝然以乞人不屑言生死不能奪此其情與才之流露于性中人所不及知不及計不待思不待勉自然而發見之情與才辟諸草木一絲之萌芽一縷之枝葉莫不從根本而發之者以爲此天下無知愚賢不

肯人人有之不必爲仁爲義賢人君子始有之也天下言性之原本其精切有過于此者誰氏之言耶天下言情與才之發見其精切有過于此者又誰氏之言耶如此而言性言情猶欲兼氣質而言之雖天下百千萬億之人有百千萬億之氣質亦何與于吾之言性言情而必兼而言之豈非天下大惑不解之人哉然而人人有是四端之情而自暴者不能充也人人有是爲四端之才以充四德之性而自棄者不能充也終成其爲不可與言不可與爲之人豈非所爲

牿之反復夜氣不足以存違禽獸不遠者耶人皆爲善彼獨爲惡苟非性生何以人禽相去若是其殊絕哉告子之徒曰吾言性有善有不善良不誣也張程從而解之曰此非性之過氣質之性之過也荀卿之徒曰吾言性惡良不誣也張程又從而解之曰此非性之過氣質之性之過也張程止知人以氣質故別立一性爲天地之性解耳而不知帝王聖人於此等人不惟不以氣質正其罪不惟不以性之溺于氣質正其罪直以受天地之性而滅天地之性執其人而

妙義微言談笑而道文章至此化工

大正其滅性之罪者也故人之爲惡未有不起于氣
質是首惡者氣質也舍是不誅而反坐性而誅之者
人之有身猶人之有家國也身之有心而藏性以行
猶家之有主國之有君也人之有氣質猶家之有奴
隸國之有臣僕也身統于心家統于主國統于君天
快論○申說一番彌覺緊切遠○子七
道之常也人道之正也今以氣質役于吾性者反使
吾性從而受役焉是猶家不統于親國不統于君而
篇多有此
爲人臣子反挾制其君親惟吾所欲爲雖欲其不爲
亂臣賊子不可得矣所謂辨不蚤辨以致于此是誰

之過歟帝王之刑人刑故無小而怙終賊刑雖殺之而不怨者非此也耶聖人之棄人知過不改而復惡已甚雖棄之絕之而無辭者非此也耶故人而不失其性無論其爲上知下愚莫不有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性之才人而苟失其性無論其爲上知下愚莫不有縱恣其氣質以賊其性之才惟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不知其道之人有其情與才不能爲善亦不能爲惡者此皆功罪之所不及也嗚呼亦惟天下之人如是者衆也此人類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也孟子

之言性言情言才而不言氣質以氣質無與于性而不言一何深切著明也哉

孟子一書諸儒習讀之書至言心言性字字與孔子相發明譬諸孔子言心性之本根孟子悉取本根之枝葉花實而發揮無餘乃讀之者反謂孟子說得淺說得粗安得不謂二氏說得深說得精嗚呼孟子爲孔子功臣安得不謂桂山爲孟子功臣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四

或曰諸儒言性有善有惡固無所遁其詞矣至無善無不善其說猶遁于天命之初人未曉然于必無是理吾子卽從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不容說者說之使天命人性如日月昭揭于中天不亦可乎余曰從古聖賢言性至矣備矣吾本聖賢所言天命人性無不一歸于有亦至矣備矣今無善無不善之說告子能言之佛氏能發之天下之人能信聖賢之言有自不信彼之言無不能信聖賢之言有自不能不信彼之

言無彼逝于天命之初而言無者推測之言也吾追求于天命之初而明吾之有彼亦以吾爲推測之言也（豈好辨哉不得已也孟子之言尤信）吾言仰而可知可見之天彼猶逝于不可見不可知之天人信者半疑者半況吾又以吾之推測而推測彼不可見不可知之天明吾有而正其無彼獨無所爲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而逝之耶人即不信彼其與不信吾均之不信耳雖然聖人言性未嘗于不可見不可知言之雖與說紛紜吾終得引聖賢而正其說者彼以不可

見不可知言之吾惟從聖賢可見可知言之自足以正之耳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無已亦取其故而言之可乎然吾言天彼亦言天吾言命彼亦言命入人可見可知者皆故也惟吾言性之有善無不善彼言性之無善無不善吾以為故彼亦以為故吾言吾之故不以彼之無善無不善為故彼亦言彼之故不以吾之有善無不善為故吾亦無如彼何也今吾不得已而仍取吾言故與彼言故之同者而言之則合天與命言之不能也吾為子言有善無不善

仍于天與命言之而能明吾說則彼之無善無不善庶幾不辨而亦自明矣今夫天地之為天地二氣而已其氣之輕清者為天氣之重濁者為地是同一氣而天之氣必有異乎地之氣矣故言氣則地之氣既以重濁不得與天比至言質則天若無與焉乃一歸于地以氣與質二者較之地氣之重濁不得與輕清比而地質之重濁不特不能與天氣之輕清比且不得與地氣之重濁比矣故天之氣輕清者也地之氣重濁者也地之質尤重濁者也又可知矣人非氣不

生而人之氣合陰陽而有之必統而歸其氣于天以天之氣統乎地之氣而有之也人非質不生而地之質合陰陽而有之必舉而歸其質于地以地之質本乎天之氣以成其質而有之也此人生分天地而有氣質之說也若夫有是氣必有是理氣以理爲體而主乎內理以氣爲用而行乎外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生天地之中不得謂氣止天之氣理止天之理者卽不得謂性止天之性命止天之命也然而止言天之性不言地之性止言天之命不言地之命非

天地有○二氣有二理也以天與地同是氣而天獨以其輕清天與地同是氣而天獨以其理載于輕清之（分說○至此如數家珍○點地洞山莫非真珠）氣中非地之氣可得比之況地之質可得而比之乎故地之理即天之理而天之所不有也地之氣即天之氣而天之所不有也天之所不有者地之重濁猶以有天之輕清而地之氣若忘其重濁即地之質亦若忘其重濁也若天之輕清雖有地之重濁必不少移于其重濁之氣況少移于其重濁之質乎此天之所有地不能有而地之所有天雖有之亦天之自有

之非以地而有之也故天與地雖以二氣言之止一氣而已一氣者天之氣也止一理而已一理者天之理也言天之命者止言天言人之性者止言天不得以地之氣與天並之亦不得以天之理與地之理並之亦不得以天地之性與天命之性並言者也故言道則博厚高明可言天地之道言德則資始資生可言天地之德至于言命則須認天之則命不言地而言天言性則維皇降衷若有恆性不言地而言天由是言之天之氣統乎地與萬物之氣氣之人原也天

之理統乎地與萬物之理理之大本也人之性不本于天則已本于天而有善無不善是天抑無善無不善是天乎人之性不本于天之命則已本于天之命而有善無不善是命抑無善無不善是命乎且彼所謂無善無不善者乃二氏游遁之辭一如無極而太極之說也既曰無不善則善可知矣既曰無善則不善又可知矣今即天之命與彼推而論之彼以何者爲無善耶自必以天之無所爲者爲無善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有所爲無所爲乎此可知天之所以爲

（此非知率人參天措化之措不能[illegible]之欺）

（服嘆服）

天以已爲不善以不已爲善者也而謂之無善可乎彼以何者爲無不善耶自必以天之無所爲者爲無不善矣其道不二生物不測有所爲無所爲乎此可知天之所以爲天非以冥冥之無不善爲天抑以聡（快刀利刃截鐵如泥）聡之無不善爲天而徒謂之無不善可乎且無善無不善合而言之不過有物混成之說耳亦不過以性之初本混成言性不過如嬰兒離母腹時其混成猶在耳過此則無非鑿破混沌之時矣是必人生而嬰見死而嬰見而後混成之性復還混成之天斯可合

其無善無不善之說者矣不則嬰兒以後稍有知識日鑿一竅日失一混沌七竅鑿而混沌死其性死而其人存猶弗存也自必閉目塞兌形若槁木心如死灰而後復吾嬰兒以還吾混沌之性于天而不自知其所爲混沌者乃氣也非道也嗚呼如是而言道如二氏如伏幽寂之中必刻枉嗟歎而出之是而言天是徒欺天之無言而言天欺道之不言而言道豈非聖人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反中庸而無忌憚之小人耶今即天地之間自人類以及鳥獸草木芸生類聚如是其無窮也有一非天爲之有一非

天之道爲之耶是天之爲天雖盡天下人之心神氣力窮極工巧不能及化工萬一之天非冥然上浮無思無爲無知無識而自抱混成之天可知已以人身之一端言之九官百骸而存焉缺其一固不可以爲人矣至于心腹腎腸養以飲食療以醫藥入于其然不知不見之中分陰陽五行以達于官骸莫不有條有理而不可紊此人之爲耶天之爲耶夫天于人之一身其安排造作一出于自然而然若此而猶于天所賦之性存于人心大之察天地小之明庶物神

化無窮者必以天爲混沌無知無善無不善者當之豈非不以性言性而不知言氣非言性即以性言性而不知無氣亦無性不惟不能言人所知所見徒能言人所不知不見不惟不能言人所不知不見徒能言巳所不知不見爲所知所見以欺天下之人者耶古今言性者雖有諸家及二氏之不同其言有善有惡者固不知氣質與性之分殊而一之至二氏亦不知氣質與性之分殊乃欲以認氣爲性者言性以離氣爲性者言性苟能知氣自氣質自質性自性則天

命人性不難一而貫之不爲二氏而爲聖人之徒矣

或曰人之善惡由氣質而有較然若此諸儒窮理猶未明于此何耶余曰聖賢之言氣質亦未嘗即以善惡歸之也其言氣質亦徒以美惡別之耳惡之爲言亦對美而言之猶言純疵之謂也故從乎天之氣無不美從乎地之氣不能無不美者輕清重濁之分也

從乎天之氣如日月之運行星辰之列行四時之不忒歲月之有常不可不謂美而善者也從乎地之質如金之有金鐵金固美矣鐵雖不美亦未爲惡也木

之有艮散艮固美矣散雖不美亦未爲惡也水之有清濁清固美矣濁雖不美亦未爲惡也土之有玉石玉固美矣石雖不美亦未爲惡也從乎天之無不美自無不善從乎地之有美有不美而不能無有善有不善也以氣質分言之猶若此況于性之獨不于天者乎即張程言天地之性亦非善言性者也終不若聖人言天命之性之爲至也然人之氣質雖有昏明強弱之不齊聖人必不遽以善惡歸之者不過以氣質美者其從善也易氣質不美者其從善也難而從

不善易耳必俟其為不善而以不善歸之此因而不學民斯為下不亦情見于詞哉余前言人性何嘗本有不善亦不過反乎善不得不以惡歸之亦不過飲食男女之欲反其善而為不善以至惡極而不可解者如是耳故人雖聖人不過日敬勝怠者吉怠勝吉者凶人雖凡人亦不過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而已古之帝王所由以天下之人不能順其欲復其性而引為已過者亦獨何哉嗚呼人性之有善無不善如是諸儒窮性命之理必求其性之惡而歸之求其

性之惡歸之不得又不肯以其性之善歸之又必以無善無不善歸之即程氏以性即理也之說不以性縱見其竹字之有恆性之有則而歸之以善者惟不知聖賢言性善非若槩言事物之理之善乃以性之有條有理可指可數無不備美之善歸之者也而程氏徒以理槩之是豈灼見性體之言哉亦猶未離乎二氏混成之說而已矣

孟子一書從來是非不一以其較孔子發泄無餘世儒不能從其與孔子貫通處說乃以自不能取

孟子貫通孔子處反舍孔子而專摘孟子多以己意不能與彼貫通處非之亦足慨已桂山洗發意義莫不縷壁析毫哉吾友紫臣評桂山諸論謂孟子爲孔子功臣桂山爲孟子功臣二語眞爲確論

太極圖說論卷之七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五

或曰紫陽以知覺運動爲氣仁義禮智爲性從古聖賢未有以知覺屬氣立言者豈無所本而然歟余曰氣質之說儒者多以前古聖賢不言而不知非不言也如生安困勉上智下愚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類皆言氣質也然皆從人受生以後言之多合性與氣

○二○程○說○夜如夢方覺

質而論人其分性與氣質而以性論性以氣質論氣質者少耳如曰生而知之生言氣質知言性也因而

知之困言氣質知言性也安而行之安言氣質行言性之行其所知也勉言氣質行亦言性之行其所知也其他類推莫不皆然然而聖人合而言者又未嘗不可分而言者也人惟不知聖人可合言者自可分言止知合性與氣質追論受生以前與生俱生性猶氣質也氣質猶性也漫曰生之謂性以爲氣質者運動之物也性者知覺之物也以其知覺知覺其運動以其運動運動其知覺皆與生俱來者也知覺是性運動獨非性乎知覺可言性運動獨不可言性乎不

知聖人言生安困勉是就其人之氣質已定有美有惡無可如何非若性之有善無惡不離氣質而不雜氣質之中生固知之困亦知之安固行之勉亦行之知行不一而成功則一者氣質不一而性一故也諸儒惟知性與氣質可合而言遂有主張氣質太過如氣質善者性亦隨之而善氣質惡者性亦隨之而惡以人之善惡全由氣質而性亦隨之彼倡此和相習不察使氣質與性如膠投漆不可分解吁晉子以知覺運動言性乃合性與氣質而言者也孟子止與言

○性不與言氣質以故告子言生言性兼性與氣質言孟子止以犬性牛性人性言雖兼氣質而專以性言者也告子言食色又言仁義亦兼性與氣質言孟子不言食色止言仁義不言仁又止言義是專以性之一端言之而性之四端不言而一如言之也即推之

其善貴潛人消之發伴不倪皆

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諸說人之以氣質言性者孟子亦止言性之情性之才以見性之善終不一及氣質以氣質無知性有知人苟有性雖氣質蠢頑如禽獸亦若有不足言者其意良深遠

矣紫陽以知覺屬氣爲說夫亦從狃于程氏氣質之性有是言耳夫人之氣受于天質受于地而性受于天之命雖天地之氣質亦止可言氣言質不可合其（狀甘每來辨天時服人身最切）氣質言命况人之性可合氣質而言性固是性氣質亦是性耶况可以人之運動屬氣質幷人之知覺亦屬氣質而立說耶天從古大聖賢人雖不恆言氣質亦有時言氣質如言血氣未定言耳目口體皆從人之能運能動言初未嘗以知覺歸之者也雖不恆言性而亦時言性如本天之命言人之性而言情言才

言心言思皆從人之知覺言初未嘗又以氣質之能運能動者以性之才情與心思能知能覺者歸之也紫陽謂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不異如謂人有是氣有是本然之知覺一旦失其本然之知覺其視聽言動一如禽獸飲食男女一如禽獸止知以運動運動其知覺不知以知覺知覺其運動謂人之知覺運動與禽獸不異猶可也若謂物有是氣有是知覺其視聽言動一如人飲食男女一如人能以運動運動其知覺又能以知覺知覺其運動遂謂禽獸之

知覺運動○與人不異○雖至愚之人○必以爲不可者○亦徒以人與禽獸之運動雖不異而異者自有在人與物之知覺雖同而適不同者自有存乃徒以仁義禮智與物別其知覺言之總由不知氣質無知以人與物比擬失倫不自覺其過耳然人終以爲無是知覺又安能爲運爲動而人知是物亦知是[illegible]惑誤矣夫人之有氣呼吸焉耳人之有質血肉焉耳合氣質而成人不過言人之形體焉耳此其能運能動人亦[illegible]○或者○非○物○此○亦○其○一○端○知○象○亦○皆○之[illegible]皆有知有覺而始能之而不知其不必有知有覺而

亦能之者也草木之無知能萌能發土石之無知能長能大山海無目無首之物亦能蠢動游行皆有氣質而無性雖無知覺亦能運動人苟無性其與若爲亦復何與不知何所見而必以知覺爲氣言之此余之所不能解也

前言氣質從論性統言其梗槩其見矣或人恐人疑氣質無知亦是創說故特舉而開之柱由從孔孟論性不必論氣質一語即所謂聖人所不言即在已言之中故歷將已言闡發所不言其理至實其辭至平使人讀之心開目明如讀新語快書末後借物一點如畫龍點睛神筆神筆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六

或曰饒氏雙峯有人生精神魂魄屬乎氣而佛氏亦有作用是性之說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人生有是氣質即有是性與生俱生者也以氣質論之其生而能運動與死而不能運動之氣質一耳其能運能動亦乘其入之生氣爲之生氣盡亦與俱盡不復能爲之矣惟其有是性以入于氣質之中有目知視又知勿視有耳知聽又知勿聽有口知言又知勿言有體知動又知勿動知有飲有食又知不飲不食知有男

有女又知男女有別此以有此性之知覺不徒以氣質之運動爲運動也如徒以氣質之運動卽爲氣質之知覺是人有耳目止知視聽不知有勿視勿聽止知言動不知有勿言勿動縱耳目口體之欲而無所

反復論辨不過發明人因誠說法苦心一齊了此

不爲者必有知其非氣質爲之而知其是知覺爲之且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知覺爲之矣更卽人之有耳目而知視聽且知勿視勿聽有口體而知言動且知勿言勿動必不縱耳目口體之欲使其不善爲之而善爲之者亦必有知其非氣質爲之而知其是知覺

爲之豈知其可爲而爲知其不可爲而不爲之知覺爲之矣今饒氏以精神魂魄俱屬乎氣不過爲氣質之性添一註脚耳不知精可屬氣神不可屬氣而屬性者也魄可屬氣魂不可屬氣而屬性者也人之氣爲呼吸質爲血肉其生而存者精其死而遺者魄皆氣質也非若人之生而存者神死而存者魂皆存乎性者也非氣質可比而論之也至釋氏作用是性之說紫陽謂彼直指示人見性與孟子形色天性可合而論之夫釋氏以耳目口體屬性而言之也乃至粗

至鄙之論不知耳目口體乘人生氣而運動者不可

浮浮浮靈如根如 謂 不 知 是 用 道 不見 道 得 也 哉

遂謂之作用者也必有是知覺以主之而後耳目口體視曰能視聽曰能聽言曰能言動曰能動其作用始見今夫赤子之始生也一血肉蠕動之物耳其飲乳也必以口受之而不以他受之其不飲知飢飲而知飽飢則知啼飽則知笑是其血肉之運動爲之耶是其性靈之知覺爲之耶況自赤子以迄成人其作用爲何如者耶釋氏本以耳目口體能運能動害吾性而仇之疾之比諸六賊乃反云作用是性使以此

耳目口體本無知覺今以性故有此知覺既有知覺即有作用既有作用即有是非是以性之從賊爲賊而賊之可也今不以性之賊爲賊乃以耳目口體之賊爲賊是眞以此六賊者皆有知有覺能作能用各有一性吾能滅此六賊即是佛性人不能滅此六賊與作精魂耳鑒乎佛氏謂耳目口體爲賊吾豈以此六賊如良人如善人必不謂之賊哉然必此六賊者唸其爲善人爲良人之作用而從其不善不良之作

[illegible]語○如○攎○洪○欽○齊○邊　而　觀　良

用吾始得以賊目之苟其所作所用既良且善而謂

之佛性不謂之精魂矣且此耳目口體以不爲良爲善而爲不良不善故不能不謂之賊亦賊之末減者也賊之爲從而非爲主者也且不徒末減也即末減罪之非其罪者也猶賊必有兵刃而爲賊此猶兵刃也賊必有甲冑而爲賊此猶甲冑也若再末減之直謂之無罪可也何者以主乎爲賊而發縱指使者性也性本不爲賊能使耳目口體不爲賊者也今性本不爲賊而爲賊見耳目口體一如見羣賊焉或相率而爲賊焉或相從而爲賊焉即以罪性兼罪氣質者

罪之此所謂爲從不爲主末滅者也氣質無知以性之有知相連而坐之者也性本不爲賊而爲賊見耳目口體一如見兵刃甲冑焉或憑之藉之負嵎阻險而爲大賊焉或挾之持之殺人無賴而爲小賊焉以此擬精切其罪知覺兼罪運動者罪之所爲從末滅而又滅之也氣質之作用本無知徒以性之有知而作之用之相收而及之與以無罪可也乃釋氏直以作用是性所謂不揣其本而循其末其與食色爲性氣質爲性及知覺運動爲氣精神魂魄爲氣氣俱以言性者言氣

質其指則一耳或曰然則從古聖人言氣質無知性有知者亦有其說乎余曰人之有耳目口體無時而不見不聞不知味者也迺亦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時者何也以心不在焉故也心之不在即知覺之所不在雖有耳目口體如無耳目口體矣耳目之官司視司聽豈肯爲物所蔽哉其不免于蔽而爲所引者不思也耳目血氣惟不能思其能思而不爲所蔽者心實司之思則心得而耳目亦得不思則心不得而耳目亦不得此皆聖賢不言氣質無

知其爲無知炶然可見者也且人之晝而作也其有作有用有一非耳目口體所作所用者乎及其夜而寢也耳目口體猶然能作能用之物也世有開目而睡之人一無所見世無掩耳而臥之人一如無聞豈非其心神冥而耳目口體亦與爲俱冥之明驗耶且此耳目口體惟無知無覺故心神冥而亦與俱冥耳若心神則有知有覺雖與耳目口體俱冥而不冥者也魂交爲夢或匪或喜無色而見色無聲而聞聲與耳目口體絕無所與且多占驗而有微不尤足見氣

質無知之說爲聖賢所不言而言之義乎

極淺近平實之理經曲學異端懸臆見一說使如雲霧千層徒障人目桂山只是明白正大極尋常話雖有彌天作霧之伎倆一掃立消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七

或曰紫陽以形色天性爲釋氏作用是性引而証之其義何居余曰釋氏之說似與孟子合實與孟子相反者也大聖賢人發論其意義自有所在豈異端之流所能引以爲証者哉形者耳目口體也色者耳目口體之所發若有容輝者然斯謂之色也以其理言之則恭也從也明也聰也肅也乂也哲也謀也皆所發之色也以其欲言之則知味也辨色也審聲也別香臭與勞佚也亦皆所發之色也其形雖爲氣質之

所有其色又皆吾性發于其形而有之徒以其形自天有之其色亦自天之有形而有之耳故不言色止言形則形止血肉之形既言形又言色則形爲根性之形故不曰形天性也必曰形色天性也是以知覺之性入氣質運動中言者也其言踐者本言踐其色不曰踐色而曰踐形形者能視聽能言動人人自謂踐之人人不可謂踐者以人人不能以踐其色者踐其形雖謂之踐形不可謂之踐形惟聖人然後可謂之踐形耳所因踐其形色而止曰踐形以聖人能從

其形所發之色無一不如吾天性所發而踐之故人人有其耳目口體不可謂成其爲人惟聖人始可謂有其耳目口體而成其爲人成其爲盡性之聖人也此孟子與釋氏所說迥乎不同者也葢佛氏之視耳目口體而仇之疾之不惟知味辯色審聲別香臭勞佚是賊卽爲恭從爲明聰爲肅乂爲哲謀皆耳目口體自有之理佛氏亦與賊同類而仇疾之者也其以從欲爲賊者辟諸小人止知有作用而不知吾有性之賊也其以從理爲賊者辟諸君子知有作用能不

爲所作所用而自作自用是止知吾性爲有不知吾性爲無以其有賊吾無之賊也故其言作用是性亦惟不識耳目口體是無知認爲有知一切作用皆賊性之具仇之疾之必斷而絕之而後吾性淨而不染寂而不動便是佛性耳此其知見粗淺道力卑下即彼一生苦行不過截去從欲一段尚爾百千强勉萬種苦難即至眞能截去亦不過僅免于從欲之小人而已其于向上一着本從理君子至精至微至密至察之識力皆非吾性所有一切空之直置不問故老

氏必使耳目口體如槁木如死灰而後其性歸混沌

晉子三藏經中○不得此文○如羚羊無打碎○金剛

佛氏使六根六塵了無罣礙以冥其心性者自謂行其心性其旨畧同耳古之聖人其爭向上一法亦惟以氣質無知不於氣質爭之于氣質爭之如以灰滅火以土塞水終是向下一截故聖人修己治人止言性不言氣質以有知治無知不以無知役有知逆天命之至極而立言非異端曲學所能贊一辭參一說者也若以孟子言形色與彼言作用並論辟矣引伸爭遜兄恣不食與伯夷耻周之不食同類而道之不

食則同其所以不食者迴乎不同矣不特此也即口之于味一節亦不可與彼作用並言者也孟子以味與聲臭言性非止以耳目口體言形亦以味與聲臭言色而以其知覺屬性言之雖屬性之從欲言之然安得謂從理者是性之知覺爲之從欲者非性之知覺爲之故曰性也既謂性矣又謂弗性以性之從欲而謂性非欲之即性而謂性也從古大聖賢人其立言不苟如此横渠言氣質之性亦言君子弗性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旨非孟子之旨也孟子之言性雖以

性入味與聲臭之中言性不以味與聲臭入性中而○精○義○入○神言之者也性也之言借詞也弗謂性之言正詞也横渠以性推入氣質中言性卽以氣質推入性中言氣質之性其言氣質也旣以性委之而弗惜矣又言弗性并其性又棄之而弗惜者也其棄之而弗惜者以其有二性也性天地之性弗性氣質之性此余所爲與孟子之旨迥乎不同者也

近時四書講章幾于充棟能採此一篇入之則如畫龍點睛鬚髯鱗甲冲天奮飛雖蒙師之言皆聖

人之言壁上之龍皆雲中之龍矣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八

或曰釋氏言作用是性豈不知耳目口體是形非性特以有是性之知覺入之能作能用謂之性猶張程言氣質有是性之知覺入之能運能動謂之性耳佛氏不說理止以作用言性張程窮理之人亦止以氣質言性其說可得而闢歟余曰吾非必闢釋氏不識耳目口體是無知之物以作用歸之而言是性也使佛氏能識耳目口體是無知之物不可以作用歸之而言性則不以耳目口體言性直以性言性矣不以

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身臭香在口談論言作用是

毋下一筆必字字透出紙背

性直以性之作用無所不作用是性不獨以耳目口體之作用而言作用是性矣夫人生而有是氣質有是耳目口體而成其爲人無論言性言氣質合是不言更從何言余謂聖人論人合氣質言性不論人論性必舍氣質止言性此子之疑予言而更求其說也昔夫子語顏淵爲仁以克己復禮其目即視聽言動何嘗舍氣質言之然人亦止知夫子與顏淵論仁耳因仁而論禮耳不知此即夫子論性也即夫子論氣

質也仁者己性之所發也禮亦己之性與仁俱有而發之者也視聽言動即己之氣質所為能作能用者也夫子以性與氣質皆吾一己之性與氣質也以氣質為己者克之以性為己者由之一己耳克己言己由己亦言己同為一己若有二體非克者一己復者又一己也所克之己耳也目也口與體也皆氣質也無知之物也所由之己仁也禮也即皆性也有知之物也從古聖賢言身言心皆言氣質言修言正皆言性言耳目小體皆言氣質言心思大體皆言性無非

以有知有覺之性率此無知無覺之氣質以有知有覺之性治此無知無覺之氣質此人有體而勿之惟吾得而勿之人有體而復之惟吾得而復之也子取四子書一一貫通而思之無不如是者也今佛氏視人之耳目口體皆指爲賊彼不知耳目口體無知以吾性之知覺從之而爲賊非滅此有知有覺之賊而

楞嚴七處徵心無一語如此痛快直捷示人者

吾道必不成一旦仇之疾之無不如吾意而盡滅之矣賊固滅矣問此賊之知覺是誰之知覺耶是賊之知覺賊滅而賊之知覺亦與俱滅者耶苟以爲賊之

知覺既已滅之矣自必反而求所為不入吾耳目口體與偕為賊所為本然之知覺者吾始得而有之為問此本然之知覺是六賊之知覺耶非六賊之知覺是吾本然之知覺耶如以此為六賊之知覺而非吾本然之知覺也吾苟有此本然之知覺彼六賊者雖有知有覺亦六賊之知覺耳與吾本然之知覺何

佛氏祖師多只拚驗讀此文無操而自癡語[illegible][illegible]

自警

與吾自以本然之知覺為知覺而不以六賊之知覺為知覺六賊其如我何然必使吾與六賊了無交涉則有苟六賊不能與吾不交涉即不能不相持而不

相下又必使吾本然之知覺自能勝六賊之知覺則可苟不能勝彼而滅彼且反爲彼所滅如王莽之篾子嬰曹操之制漢獻雖欲滅此六賊而不知此六賊者既已入吾室而操吾戈上吾牀而顛倒吾冠裳之賊矣是即氣質與吾性同體而共爲人之賊是即亂臣賊子與君父共此國與天下而奪吾權之賊也安得不滅此而使此賊不復爲人雖然吾懼賊固不復爲人吾亦不得復爲人矣從古篡弒之賊雖誅之滅之不復令有剛與天下吾之國破家亡而身亦隨之

亦○猶○是○也○嗚呼、佛氏而必滅此六賊○六○賊○之○氣○質○滅○而○六○賊○之○性○亦○滅○而○吾○性○已○滅○矣○吾性縱不滅○吾性必不可復與氣質俱存之性矣○此其道不徒以虛無爲本○尤○必○以○寂○滅○爲○歸○佛氏而愚人也○佛氏而非愚人○有不憬然而悟○以此六賊之知覺○非○六○賊○之○知○覺○卽○吾○本○然○之○知○覺○者○耶○苟知六賊之知覺○卽吾本然之知覺○爲六賊所據而用之○直○以○吾○本○然○之○知○覺○取○此○六○賊○之○知○覺○如○反○掌○止○在○使○吾○性○本○然○之○作○用○自○作○自○用○不○從○耳○目○口○體○爲○作○用○斯○已○耳○以是而取張

程氣質之性推論之有不曉然自騐者耶夫子之謂顏淵以人能由己而由禮卽自然而仁之仁人其不能由己而克己不能由禮而復禮者亦不失爲勉然而仁之仁人蓋人有體而勿之惟吾得而勿之人有禮而復之惟吾得而復之其爲有知治無知之道如是也佛氏惟不能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之外而止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之中惟不能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本無所害之先而惟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必有所害之後遂以若屬皆不善不良之

物憑知覺而無𩔗○縱運動而無狀○而爲害無已將使○吾心吾性不知于何而覓○使吾心吾性不知于何而○安自不得不出於仇之疾之斷之絶之之一法○此猶○失性之人見己之影疑其爲鬼疾呼狂走而不知其

此確○妙喩皆醒○喝破人者○

所止者也○及其氣定神息○寂然黙之○乃始喟然而嘆○曰○此吾昔之所爲不認得喚作精魂非佛性者○今乃○認得○是佛性者○即○是○精○魂○非○此○也○耶○然佛氏以是立敎引人一生苦行爲之而不知其非者亦止未嘗親炙吾中國大聖賢人與聞大道之原本自以知見所

及而爲之耳

桂山讀佛氏書讀一部如讀其一語推而知讀百部千部亦如讀一部之一語故其千枝萬葉如藤如蔓牽連無已者一語斷之無不分作兩截其反復論難而不能已已者不得已之苦心世之能知之者亦罕矣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九

或曰釋氏以精魂佛性分識與不識似與人心道心本無二心之旨亦若無殊吾子無取其說此意可得而聞歟余曰釋氏之徒有達磨者以佛氏生平苦行目爲笨伯一切掃之有直指此心俾人見性之說作用是性乃彼初見國王說法語按剸芳錄國○日大磨今由彼言而求之止向作用上覔性不向作用上覔性耶抑不向作用上覔性更向不作用上覔性耶彼只是論識得不識得不論如何是識得如何是不識得究不過直冥耳目

口體無所用之便爲識得猶未離乎是賊之旨而已矣不知佛氏以耳目口體爲賊也此以斷截耳目口體爲安心之一法也宗門不以耳目口體爲賊而爲佛性此以不必斷截耳目口體而安心之一法也由佛氏安心論之其視人之有是作用也一如殺人之水火而必滅之然其滅之也亦不過以灰過火以土塞水止從空耳目口體者空吾心吾心空而吾性見耳由宗門安心而論之其視人之有是耳目口體亦如殺人之水火而不必汲汲然滅之在能知其爲火

而不踏之能知其爲水而不趨之不必從耳目口體求之從吾性求之而吾性見吾之耳目口體不求空于吾心而吾心自空耳此二釋以言安心未嘗非安心以求安心未嘗安之而心不安然從知以安心爲安心不知以耳目口體爲安心并不知其能安吾耳目口體者是眞能安吾心此所以終其身外於吾道也吾聖人安心之道亦豈有他哉亦惟安吾耳目口體一如安吾心焉耳亦惟以吾心安吾耳目口體使吾耳目口體之安一如吾心之安焉耳天之生人有

是耳目口體即有是耳目口體之用而始成其爲聰明恭從之人有是心思即有是心思之用而始成其爲作睿作聖之人天不欲人盡其性之知覺則已苟至乎至極之理○在○人○口○內○在○人○眼○前○無○人○道○破○欲盡其性之知覺自必盡其耳目口體之用而吾性始有所用之苟無是耳目口體之用徒欲盡其性之知覺雖欲用之吾烏乎用之故有是耳目口體一如無是耳目口體者無所用吾性也有是性一如無是性者無所用吾耳目口體也無耳目口體亦無性無性亦無耳目口體此宗門以用耳目口體即非佛性

不用耳目口體。即是佛性之大意。有何秘密不宜之旨。爲人所不能知而不能言者哉。且吾欲用吾耳目口體以盡吾性之用者。非直取天生不變不化之耳目口體而用之也。釋氏徒以不變不化之耳目口體自寘于無所用之地。亦不過僅不同于禽獸之求食求偶而已。而吾本心性之知覺。于吾耳目口體作之用之以發其光明俊偉之體量者。寘然一無所見焉。其與草木土石山海蠕動之物。抱此塊然長存天地相去亦何必有間耶。故吾有目而不視不戀則已視

之聽之必聰必明吾有口體而不言不動則已言之動之必恭必從以吾耳目口體本有之作用皆吾心吾性爲睿爲聖所本有于耳目口體而作之用之者也且不特此也吾有是耳目口體卽有皆有慾吾不能于耳目口體去其是欲存其是理去其不能去之欲存其不能存之理使吾性入吾耳目口體中一如有知覺之耳目口體使吾耳目口體入吾性中一如無私欲之性譬如天日以其氣載其命以流行而天之氣不以累其命天之命足以化其氣氣與命本分

而無所分命與氣本合而又不徒合始得而歸之曰天道不則可言天不可言道可言道不可言天而天之道不可歸之于天矣以是而推之聖人以道而配天亦若是而已矣晉就二釋之所見論之佛氏以一根不斷即受一根之賊而相緣無巳此亦中智一流心未明性未見必求所以斷之救之而吾心吾性寂然而始靜湛然而始明雖用其力于虛無然不可謂用于虛無者非其實力也若宗門直指心性以向上一着爲要歸不復以佛氏苦行爲培築根基之實力

其流遂有毀戒滅律不畜室而畜室不茹葷而茹葷以掃之者破之人徒以宗門掃佛氏爲過之不知其不及佛氏者遠矣嗟乎此二釋者終其身止知有之爲無而蔽于無之爲有即知無之爲有又蔽于無之必不可復有從天地至有之中僅識得一無字使自謂天上地下惟吾獨尊及其徒起而掃之亦不過于至無之中識得無而不無一有字遂謂真能出師頭地輒言撲殺此獠止堪飼犬辟諸一炬火光不過照耀一室不復知高天大地尚有日月者然皆即由其

斷截。體以求安心。充類至盡而言之。如飲食一端。饑則不能不乞。不乞不能不饑。倘值霖雨兼旬。子桑閉戶而處。大雪塡門。袁安閉徑無人。縱能不爲生死饑驅。謂其一無所動于心。則吾不能知也。苟以吾不能知。遂謂必無動心之事。飲食之與男女則一也。楞嚴首載阿難。攝入婬席。何至幾毀戒體。亦不過十年二十年。一念不起之時。偶一起耳。以視柳下季魯男子之徒。終其身爲飲食男女之人。而坐懷不亂。閉戶不納。非一念不動。而能然哉。要而論之。去垢以求淨

者人之所知也人垢而能淨人不得而知之矣祛妄以求真者人之所知也即妄以見真人不得而知之矣故求淨見淨不可復見垢以求淨將止見淨而不見垢直以垢寘之而已不知垢本非垢可與淨同體而爲淨者耶以真求真不可復見妄以其求真將止見真而不見妄直以妄寘之而已不知妄本非妄可與真同體而爲真者耶如二釋者以彼所求得彼所欲自不得不爲寂滅其性之人求不滅其性之鬼而已爻爲知天與聖人生生之道立法象而定三才爲

何如者耶
此篇推究耳目口體可謂充類至義之盡無復纖毫剩義矣紫陽論太極只無形有理一言尚語象山云只恐知道者嫌其洩漏太甚嗟嗟天地包藏至秘至密之理無不略略在人耳目之間人自不察耳止爲世人立兩岐三义路上終日徬徨不知從何下脚桂山萬語千言嘔盡心血無微不顯無隱不彰縱謂泄盡天機只說得明明一個道字亦有何嫌亦有何嫌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

或曰吾子論氣質充類至義之盡乃不善之人雖非性生一如性生雖氣質所移一如非氣質所移諸儒明以孔孟言性止從原本立論而兼論氣質補所未備大要從人之不齊與物之不齊推其氣質偏全性亦因而欠闕愚竊以人生善惡自聖人生知安行以下皆不能率其本然性固不可謂之不善然其所爲

祿求至此方可謂善同而明辨

善者亦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善非可與爲善必不可與爲不善之善此佛氏不使六根緣六塵止從

心性求其明且見焉亦似有見乎人生一落氣質中其能超凡入聖者鮮耳由是言之性之爲性善之爲善惡亦不能無疑于天人賦受之初安得遂謂無少殊乎哉余曰孔子以繼善言性孟子即以性善言之推天人之極至通古今千聖百王立言之大本以垂訓于天下使善之爲言後之人猶有說焉可得起而增之益之孔孟之言性不俟今日而增益之矣且可得而增益之亦可得而裁損之矣予讀諸子百家書其言心言性能出孔孟論說外奉爲定論是誰一家

可尋章摘句而指數之者耶惟諸子百家或援孔孟之教或竄孔孟之辭知其一言一義必不能有所以增之益之乃徒以其私智小見反從而裁之損之如

讀諸子百家須先識此論方不爲其所惑

老聃荀況之徒欺聖王之不作騰口說而無忌以其言簧鼓一世之愚人爲索隱行怪之鼻祖吾儒徒能守其所行之怪斥之不能于其所索之隱抉之令吾道而研求其旨趣而若有所獨得焉者余則已言之矣不得已而言聖人所言亦言聖人所不言吾自知言聖人所不言以明吾聖人所言猶未足而謂吾能

有一言半詞能增益吾聖人豈非天下大惑之人耶
乃子猶固請而求其說吾學識淺陋不敢竊比諸儒
然猶有所未發而推求以發之非有所畏於發而不
桂山發聖人所未發拔所遜於知此質對天地鬼
發不知當仁不讓之說而不敢發也又非有所戒于
神立言耶徒對人立言耶
發而不發不知能言距楊墨之說而不欲發也吾論
太極而及性與天道累數十萬言子未嘗不疑吾亦
如諸儒發聖人所未發者然而不知吾于諸儒凡言
發聖人所未發者多不然其說從而辯析之吾敢自
以其所見必與諸儒相齟齬而徒避其說也耶亦以

諸儒既嘗折衷于聖人所已言明知與聖人相齟齬而猶委曲以自申其說吾安得不本孔孟所已言于其言有盡而意未盡者反復而辯析之以不敢齟齬聖人者齟齬諸儒而有所不惜焉亦使天下後世聖人之徒執兩端而辨其是非必有較然不易者耳今諸儒多以孔子繼善言天成性言人又以孟子從本源言性從發用言善遂有孔子言性兼氣質孟子言性專主善之說是皆取孔孟言性之言自明其言性之旨非從孔孟言性之言而明孔孟言性之旨者也

故聽其言。雖若與孔孟同堂而言之。究其旨。又若與孔孟分門而言之。不知孔子言繼之者善也。以繼之者實善而始以善言之也。孟子之道性善也。以性之止可以善道。必不可以不善道而始以善道之也。其言一而不可二之言。其旨一而不可二之旨也。故其言一陰一陽之道。是從天言之者也。其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從人言之者也。繼者乃人之繼乎陰陽也。善則非言所繼之陰陽矣。是言其所繼乎陰陽之道也。成者乃人之成乎陰陽也。性則非言所成之陰

陽矣是言其所成乎陰陽之道也乃人人能言其義而不能明其義者以未明乎善之爲善因未明乎性之爲性也所謂善之爲善者非善與惡對之善是大學止至善之善乃純粹以精之謂也謂其性之純而不雜粹而無疵精且至焉者而已矣故落陰陽二氣中而能爲陰陽二氣主陰陽二氣必有是以主之天得之而爲命者人得之而爲性其善之所爲善如此此可與惡對言者耶不可與惡對言者耶無論天之陰陽不必無善不善即有善不善亦何與于純而不

雜粹而無疵之命爲哉人之氣質不必無善不善卽有善不善亦何與于純而不雜粹而無疵之性爲哉故人有是性雖落氣質之中幸是性而爲之者謂之善不幸是性而爲之者謂之惡能幸是性而不爲氣質所蔽者謂之善不能幸是性而爲氣質所蔽者謂之惡是善惡相對之言乃從人繼善成性後見仁見智與日用不知之人始可分知分愚所云爲與所動作而以善惡相對言之者也今諸儒言性多不本孔孟之言性者言性自必不本孔孟之言善惡者言善

惡乃又以言善言惡是本孔子性相近者言善惡又以言善不言惡是本孟子言性之原本者言善不言惡嗚呼一聖一賢言性言善如合一轍乃徒自以所見而二之于孔孟何有哉今夫不本孔孟之理言性言善者二氏也不能不本孔孟之理言性言善者諸儒也二氏不本孔孟之理言性言善其理雖與孔孟絕殊其言去孔孟似未遠諸儒以孔孟之理言性言善其言雖與孔孟未遠其理反與孔孟絕殊老氏言道曰混成夫混成之爲言以其如嬰兒如混沌耳雖

不言善而未嘗言不善不惟不言不善反若以其爲善之至者然言嬰兒亦言其性之無僞也言混沌亦言其性之未鑿也惟其以是言道亦以養氣存神爲道以是言性亦以長生不死爲性而非吾聖人之性與天道耳佛氏言道曰冥寂夫冥寂之爲言以其爲空無爲寂滅雖不言善而亦未嘗言不善不惟不言不善亦若以其爲善之至者然言空無以其所爲有諸而空無之也言寂滅以其所爲無者而寂滅之也惟其以是言道亦以守寂存眞爲道以是言性亦以

不生不滅爲性而非吾聖人之性與天道耳諸儒既本吾聖人言道言性矣老氏言不僞不鑿吾猶以不能知聖人以至善言性者非之乃諸儒反以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釋氏以空無寂滅言性吾猶以不能知聖人以至善言性者非之諸儒反以人生善固是天理惡亦不可不謂之天理推其意是性之必兼惡言而猶以善言者亦不得已而言之耳嘗覧紫陽善惡二圖性字下並列善惡二字以天下爲惡人于本性中發不中節乃偏于惡一邊以故謂之惡

是天下爲善人于本性中發皆中節是偏于善一邊

性不可除善惡方是見性語

始謂之善矣然則性中原有善惡舉足左右便有輕重性之爲性不徒不能爲主于氣質而有餘且爲奴于氣質而不足甚矣氣質之性之說之陷溺人其言之流弊一至于此可謂長太息者也或曰然則繼善以前之善與成性以後之善亦有不同乎余曰非也辟之于水性善者源之清率性而爲之其流之清豈有殊于源之清哉故天下有其源清其流不清猶不得以流之不清疑之況其流清其源之清不問可知

而反以其流入于不清并其源之不入于不清者疑之此可爲善言性者乎以天道言之言命之至善莫如元亨利貞是至善之所流行也然天之命雖統元亨利貞而有之不可止以元名命亨名命利貞名命而必取其乾體之剛健中正純粹而至精者言命以人道言之言性之至善莫如仁義禮智是至善之所發用也然人之性雖統仁義禮智而有之不可止以仁言性義言性禮智言性而必取聚德之聰明睿智純粹而至精者言性故天本其命以流行所謂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雖百千萬善皆天命之至善爲之
人本其性以發用所爲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雖百
千萬善皆聖性之至善爲之耳如程氏云性中只有
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苟性止有仁義禮智
而無孝弟是孝弟在性外矣孝弟在性外仁義禮智
亦可在性外如佛氏言性本空寂曷嘗有仁義禮智
來亦何不可之有哉使能知性所存之善自能知性
所發之善能知性所分殊而發之之善即能知性所
統一而存之之善惟濂溪言性以純粹至善爲得之

諸儒從形而後有言善言惡者皆未足與言性者也

性善二字諸儒亦多以純粹言者終牽于氣質之

性仍從善惡相對糾纏不解如此剖析稍執已見

桂山亦未如之何矣